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 第六十一回 御書樓廷芳橫屍 都堂府小姐遭刑

話說沈廷芳正推艙房，卻驚醒了柏玉霜，大叫道：“有賊來了！”嚇得那些守夜的水手眾人，忙忙掌燈進艙來看。慌得沈廷芳忙忙起身往床上就爬，不想心慌爬錯了，爬到錦上天床上來。錦上天也醉了，祇認作是賊，反手一掌，卻打在沈廷芳臉上。沈廷芳大叫一聲，鼻孔裏流出血來了，說道：“好打！好打！”那些家人聽見公子說道“好打”，祇認做賊打了公子，慌忙擁進艙來，將燈一照，祇見公子滿面是血，錦上天扶坐床上。眾人一時嚇著了急，那裏看得分明，把錦上天認做是賊，不由分說，一同上前，捺倒了錦上天，掄起拳頭，渾身亂打。祇打得錦上天豬哼鴨叫，亂喊道：“是我，是我！莫打，莫打死人了！”那些家丁聽了聲音，都吃了一驚，拉起來一看，祇見錦上天被打得頭青眼腫，嚇得眾家人面面相覷。再看沈公子時，滿面是血，伏在床上不動。眾家人見打錯了，忙忙點火，滿船內去照，祇見前後艙門俱是關好。大家吃驚，說道：“賊往那裏去了？難道飛去了不成？”錦上天埋怨道：“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，不會捉賊，祇會假當真看，抓住了我當賊打了，我打賊一拳，倒被你們放掉了，還來亂打我。”艙裏柏玉霜同秋紅也起來穿好了衣衫，點燈亂照，說道：“明明有人扭板，為何不見了？”眾人忙在一處，唯有沈廷芳明白，祇是不作聲，見那錦上天被眾人打得頭青眼腫，抱著頭哼，沈廷芳看見又好笑又好氣，忙令家人捧一盆熱水，前來洗去了面上血跡，穿好了衣衫，也不睡了，假意拿住了家人罵了一頓，說道：“快快備了湯來吃，陪錦大爺的禮！”鬧了一會，早已天明，家人備了早膳。請三位公子吃過之後，船家隨即解纜開船，依舊動身趕路。

這柏玉霜自此之後，點燈看書，每夜並不睡了，祇有日間無事略睡一刻。弄得沈廷芳沒處下手，著了急，暗同錦上天商議，說道：“怎生才得美女上手纔好！那日鬧賊的夜裏原是我去扭他艙板響動，諒他必曉得了些，如今夜夜不睡了，怎生是好。”錦上天笑道：“原來如此，累了我白吃一頓打。我原勸過大爺的，不要著緊的，弄驚了他倒是不好，從今以後，切不可動，但當做不知道；等他到了長安，誘他進了府，就穩便了。”沈廷芳無法，祇得忍耐，喝令船家不許歇息，連日連夜的往長安趕路。恰好順風順水，行得甚快。

那日到了一個去處，地名叫做巧村，卻也是個鎮市，離長安還有一百多里。起先都是水路，到了此地，卻要棄船登程。那日沈廷芳的坐船，頂了巧村鎮的馬頭住了，吩咐眾家人：“不可驚動地方官，惟恐又要耽誤工夫，迎迎送送甚是不便。祇與我尋一個好坊子歇宿一宵，明日趕路，要緊。”眾人領令，離船登岸，尋了一個大大的旅店，搬了行李下了坊子；然後扶沈廷芳上岸，自有店主人來迎接進去。封了幾兩銀子，賞了船家去了，沈廷芳等進了歇店，天色尚早，自同錦上天出去散步玩耍。

柏玉霜同秋紅揀了一個僻靜所在，鋪了床帳，也到店門口閑步，纔出店門，祇見三條大漢背了行李，也到店裏來住宿。柏玉霜聽得三個人口音有一個人是淮安的聲音，忙回頭一看，祇見那人生得眉粗眼大，腰細身長，穿一件綠綢箭襖，掛一口腰刀，面貌頗熟，卻是一時想不起名姓來。又見他同來的二人都是彪形大漢：一個白面微鬚，穿一件元色箭襖，掛一口腰刀；一個是虎頭豹眼，白面無鬚，穿一件白綢箭襖，手提短棍，棍上掛著包袱，三個人進了店，放下行李，見那穿白的叫道：“龍大哥，我們出去望望。”那穿綠襖的應道：“好。”便走將出來，看見柏玉霜便住了腳細望。柏玉霜越發疑心，猛然一想：“是了！方纔聽得那人喊他龍大哥，莫非是龍標麼？”仔細一看，分毫不差，便叫道：“足下莫非是龍標麼？”原來龍標同楊春、金輝，奉軍師的將令，到長安探信，後面還有孫彪帶領二十名嘍兵，也將到了，當下聽見柏玉霜叫他，他連忙答應道：“不知足下是誰，小弟一時忘記了。”柏玉霜見他果然是龍標，心中大喜，連忙扭住了龍標的衣袂，說道：“借一步說話。”二人來到後面，柏玉霜道：“龍恩兄，可認得奴柏玉霜麼？”龍標大驚道：“原來是小姐，如何在此？聞得你是洪恩兄弟送你上船往長安去的，為甚今日還在這裏？”

柏玉霜見問，兩淚交流，遂將得病在金山寺的話說了一遍，又問道：“恩兄來此何事？”龍標見問，遂將羅焜被害，救上山寨，落後李定、秦環、程珮都上雞爪山的話說了，祇因前日羅燦在儀征，路見不平，救了胡變姑，打了趙家五虎，自投到官，多虧盧宣救了。羅燦、楊春、金輝並眾人的家眷都上了山寨，如今我們奉軍師的將令，令俺到長安探信，外面二人，那穿白的，便是金輝；那穿黑的，便是胡奎的表弟楊春。”柏玉霜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倒多謝眾位恩公相救，既如此，就請二位英雄一會有何不可。”龍標道：“不可。那沈廷芳十分奸詐，休使他看破機關，咱們如今即好兩下不相認，到了長安再作道理。”柏玉霜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說罷，龍標去了，那秋紅聽見暗暗歡喜。不一時，那沈廷芳同錦上天回來了，吃晚膳，早早安歇。

且言龍標睡在外面，金輝問道：“日間同你說話的那個後生是誰？”龍標道：“不要高聲。”將柏玉霜的始末恨由，告訴了二人一遍，楊春說道：“原來是羅二嫂了，果然好一表人才！咱們何不接他上山，送與羅焜成其夫婦。”龍標道：“他要上長安見他爹爹的，他如何肯上山去。咱們明日祇是暗暗的隨他去討柏大人的消息便了。”三位英雄商議定了。一宿已過。次日五更起身，收拾停當。早見沈廷芳同錦上天起身，吩咐家人說道：“快快收拾行李，請柏相公用過早膳。”遂即離了鎮市，進長安去了。龍標見柏玉霜去後，他也出了歇店，打起行李，暗暗同金輝、楊春等緊緊相隨。趕到了黃昏時分，早已到了長安的北門，門上那日正是史忠、王越值日，盤查奸細。那二人聽見沈公子回來，忙來迎接，見過了時，站立一旁，那史忠的眼快，見了柏玉霜，忙向前叫道：“柏相公！俺史忠在此。”柏玉霜大喜道：“原來是史教頭在此！後面是我的人，我明日來候你。”說罷，進城去了。然後龍標等進城，史忠問道：“你們是柏相公的人麼？”龍標順口應道：“正是。”史忠就放他們進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進了城，來與沈廷芳作別道：“多蒙公子盛情，理當到府奉謝纔是。天色晚了，不敢造府，明日清晨到府奉謝罷。”沈廷芳道：“豈有此理。且到舍下歇歇再走。”那錦上天在旁接口道：“柏兄好生見棄，自古同行無疏伴，既到此，那有過門不入之禮！”那柏玉霜祇得令秋紅同龍標暗在外等候，遂同沈廷芳進了相府，卻好沈太師往米府飲酒去了，沈廷芳引柏玉霜入御書樓上，暗令家人不許放走，便來到後堂，見他母親去了。

且言柏玉霜上了御書樓，自有書童倒茶，吃過茶，那錦上天坐了一刻，就下樓去了。看看天黑了，祇見兩個丫鬟掌燈上樓，柏玉霜性急要走，兩個丫鬟扯住了說道：“公子就來了。”柏玉霜祇得坐下，看那樓上面圖書滿架，十分齊整，那香几上擺了一座大瓶，瓶中插了一枝玉如意，柏玉霜取出來看，祇見晶瑩奪目，果係藍田至寶。世無甚匹。

正在把玩細看之時時，忽見沈廷芳笑嘻嘻走上樓來，說道：“娘子！小生久知你是女扮男裝的一位絕色的佳人，今日從了小生，倒是女貌郎才，天緣作合。”說罷，便來擁抱，柏玉霜見機關已露，大叫一聲，說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！我代婆婆報讎便了！”遂拿起那玉如意照定沈廷芳頭上打來；沈廷芳出其不意，回避不及，正中天靈蓋，打得腦漿迸流，望後便倒，那柏玉霜也往樓下就跳。

不知小姐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